

試論戰爭創傷患者奧德修斯的敘述展演：

運動治療的賡續及身體的思與辯

蔡仁傑

Intergrams 20.2- 21.1(2020):

<http://benz.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202-211/202-211-tsai.pdf>

ISSN: 1683-4186

摘要

瑞思(William H. Race)提醒了我們奧德修斯抵達費阿克斯國度後身為「病患」的可能性，並指出費阿克斯王阿基諾俄斯扮演了「治療師」的角色。但本研究認為，瑞思對「運動」及「敘述」用於治療奧德修斯的觀點有其合理性，卻忽略了古希臘文化脈絡中該二者作為英雄美德的表徵及其互聯的關係。據此，本研究將特別聚焦於奧德修斯的敘述治療，指出瑞思所忽略的英雄自述中「動覺」的面向，事實上是接續了前階段的運動治療，並進一步闡述奧德修斯如何將身體作為修辭策略成就其敘述展演，終而達致創傷的療癒。希望最後的研究成果能促成對古希臘(運動、修辭)文化的進一步理解，以及能對當代相對於醫療人文的探索有所貢獻。

關鍵字：奧德修斯、創傷、治療、運動、身體

On Odysseus' Trauma and Narrative: Continuation of Sports Therapy and Body's Dialectic

Jen-chieh Tsai

Intergrams 20.2- 21.1(2020):

<http://benz.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202-211/202-211-tsai.pdf>

ISSN: 1683-4186

Abstract

William H. Race reminds us that the hero Odysseus lands the region of Phaeacia—in his capacity (or incapacity) as a patient—with the Paeacian King Alcinous acting as a therapist for him. This paper considers it reasonable for Race to propose sport and narrative as Alcinous' therapeutic means. However, he fails to notice the two means also as heroic qualities and their cultural correlation in ancient Greece. Thus, this paper will focus attention on Odysseus' narrative therapy and point out that Race has overlooked the kinesthetic aspect of the hero's narrative, which, in fact, continues the sports therapy in the previous phase. Further still, this paper will explain how Odysseus makes rhetorical use of his body to perfect his narrative performance and ultimately heal his trauma. Hopefully, the discussion above will contribute to both the understanding of sport and rhetoric in ancient Greece and the contemporary exploration of medical humanities.

Keywords: Odysseus, trauma, therapy, sport, body

英雄的眼淚¹

英雄有淚不輕彈?奧德修斯(Odysseus)作客於費阿克斯(Phaeacia)時，贈予唱詩人戴莫多寇斯(Demodocus)一塊豬背脊肉並委請他演唱木馬攻城的故事，聽著聽著英雄悲從中來，紅了眼眶，眼淚撲撲簌簌。荷馬(Homer)說，奧德修斯的哭狀就像「女人」抱著為國捐軀的丈夫在抽泣，「撲在他身上失聲痛哭」，而敵人在背後凌虐她，「逼她走上奴隸的命」，面容也因「至慟至哀」而枯槁不堪(8.523-30)。²如此的描述，可能和一般對於英雄形象的想像有所出入，比如美國的「紫心之辯」焦點即在於心理脆弱不健全的退伍軍人是否配得強調雖身體損傷但仍意志堅忍的紫心勳章。³但奧德修斯是否為英雄，或者是何種英雄，並非本文的研究問題；點出他的情緒潰堤主要是為了突顯他的「創傷」症狀，以及他在費阿克斯所接受的「醫治」過程，理由如下。

奧德修斯此時的「至慟至哀」其來有自，他已經有大約二十年的光景遠離家園：前十年的歲月是效命於希臘而參與了特洛伊戰爭(Trojan War)，而後十年的時間則是因圓目巨人(Cyclops)波呂菲莫斯(Polyphemus)的詛咒在海上顛沛流離，當中的前三年為遭遇各種險境、夥伴相繼喪命，後七年為仙女卡綠普娣(Calypso)的禁戀，困在奧古吉亞(Ogygia)，若非赫梅斯(Hermes)奉宙斯(Zeus)之令前來要求仙女釋放那位「處境悲慘」之人，奧德修斯返鄉之日恐遙遙無期(8.97-115)。可惜離開卡綠普娣的仙島後並非一帆風順，海神攪局，召喚起猛烈風浪，摧毀他所乘坐的木筏，在岌岌中抵達費阿克斯，不過他已身無一物、全身赤裸。據瑞思

¹ 此篇論文初稿原發表於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四十一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

² 本文引自《奧德賽》的文字採用呂健忠教授的翻譯；另外，人名、地名的翻譯也大多遵循此翻譯版。

³ 桑德爾教授(Michael J. Sandel)於《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一書中，提及「正義」的概念，不論古今，皆無法不納入對於「美德」意涵的考量(15-6)。比如，美國的「紫心之辯」，其爭議點便在於被診斷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退伍軍人是否可獲頒以往授予戰爭中傷亡軍人的紫心勳章；桑德爾認為其中的核心問題，即為軍人該具備的美德為何，而反方所持的理由為患有 PTSD 的退伍軍人心理脆弱不健全，不配紫心所肯認的堅忍美德(16-8)。

(William H. Race)的說法，奧德修斯至此來到了故事中他「最低潮的時刻」(49)。若對照於不久之前，他婉拒卡綠普娑提出的只要和她同住可得永生的請求(5.203-24)，這會兒他的際遇更顯為人生的谷底。

因此，英雄的眼淚有其遠因及近因加總起來的創傷基礎，相關的主要研究有薛伊(Jonathan Shay)的《奧德修斯在美國》(*Odysseus in America*)，從戰爭創傷的角度去探討奧德修斯作為退伍軍人的情緒問題；而進一步，瑞思的研究除了申論奧德修斯的眼淚為典型的退伍軍人症狀：即便是戰爭的勝利者或倖存者，憶起過往時仍會遭受憂傷的襲擊(56)；他更著墨在費阿克斯人之於英雄的功能(56)，特別是國王阿基諾俄(Alcinous)斯扮演著「治療師」的角色(48)，費阿克斯因而是類似「中途之家」的場所(49)，協助英雄復健終而能重返社會。⁴⁵就阿基諾俄斯具體的治療過程來說，在瑞思的分析中，共有三個階段，首先是滿足奧德修斯的基本需求，使其溫飽回復氣血；再來是透過舉辦運動競技，協助其恢復自信；最後則是鼓勵其述說自己的經歷，而在期間他揭露自己的名字及背景，重拾英雄的身分(49)。

當中，有兩個關鍵階段，分別為運動治療，以及敘述治療，對於後者，瑞思則特別提醒了「敘述於心理創傷治癒的重要性」(58)。對此論點，本文認為瑞思的說法合情合理，但有兩項需要修正的地方。第一，論及古希臘英雄的特質，傳統上視阿基里斯(Achilles)代表武力(*bie*)、奧德修斯則是詭變多詐(*metis*)，但仔細檢視《奧德賽》(*Odyssey*)的第八卷，會發現雖然奧德修斯極力隱性埋名，在尤如阿洛斯(Euryalus)侮辱他「不是運動的料」後(8.164)，卻冒著暴露英雄身分及僭越作客人該有的言行的風險，奮力展現自己的身手，這背後代表的是運動才華也是定義英雄的面向之一，而與古希臘文化所珍視的競技精神(*agonism*)相互呼應。

⁴ 其他學者對於費阿克斯有著類似的說法，比如說史都華(Douglas J. Stewart)說它像是「健康中途站」(62)，而謝格爾(Charles Segal)認為它是協助奧德修斯重返現實的「復健機構」(18)。

⁵ 瑞思其實是延續薛伊將奧德修斯的情緒困擾置於醫療的大脈絡之討論，不過他也指出後者忽略了費阿克斯人於英雄接受治療過程中作為賦能者的角色(56)。

⁶換句話說，瑞思認為運動治療讓奧德修斯恢復自信的說法，並沒有點出他也藉此形塑自己為運動英雄的事實。

第二，瑞思所提到的敘述治療其實也未完整說明奧德修斯重拾何種英雄身分，原因在於，他除了在自述(*apologoi*)中揭露自己的名字、出身及海上歷險的總總，他整個敘述為話中有話，成功說服費阿克斯人滿意他的故事而願意在稍後出海護送他回到伊塔卡(Ithaca)，也就是奧德修斯能言善道而在古典修辭中亦具有演說家的身分。⁷更要注意的是，「運動」與「修辭」在古希臘文化裡，不僅有著共通的底蘊：競技精神，後者也藉著前者的概念及辭彙發展成形，兩者因而雖然彼此獨力卻又有著互聯的關係。在奧德修斯身上便可看出兩者的融合：特別是在第八卷，他是運動員也是演說家，但他的身體運作帶有說服的效果，而他的說服過程同樣也運用到身體的技能。⁸

基於上述「運動」與「修辭」的互聯，以及此二者在奧德修斯身上的融合，本研究將聚焦於奧德修斯的敘述治療，指出瑞思所忽略的英雄自述中「動覺」的面向，事實上是接續了前階段的運動治療，並進一步闡述奧德修斯如何將身體作為修辭策略成就其敘述展演，終而達致創傷的療癒。⁹本文將首先簡介歷來對於奧德修斯的自述，學者大致上是從哪些層面切入詮釋其在史詩《奧德賽》中的敘述功能；再來是指出，奧德修斯除了也因運動員身分有著武力(*bie*)的特質，他的詭變多詐(*metis*)本身在古希臘的文化想像裡，與身體的運作其實密不可分，本文據此特別將 *metis* 翻譯成「體智能」；接下來則是分析奧德修斯在海上歷險中體智能的顯現，主要的例子是他與波呂菲莫斯的鬥智/角力。

⁶ 關於此點，筆者曾於第二十六屆英美文學國際研討會中發表論文時討論過相關想法。

⁷ *Apologoi* 係《奧德賽》第九卷至第十二卷奧德修斯的自述(Weiner 118)。

⁸ 關於古典文藝中「運動」與「修辭」的互聯關係，以及奧德修斯如何體現該關係，筆者曾於第二十六屆英美文學國際研討會中發表論文時討論過相關想法。

⁹ 筆者也曾於 2018 年於清華大學人社院針對奧德修斯的「創傷」與「治療」發表演講，題目為〈英雄有淚不輕彈?：試論奧德修斯的創傷與治療〉，但討論重點為他如何透過「運動」及「修辭」醫治創傷，不同於本文聚焦於他敘述治療中動覺的面向。

奧德修斯講古也講未來

奧德修斯的自述在《奧德賽》中為第九卷至第十二卷，敘明他自特洛伊戰爭結束後海上歷險的種種，終而抵達費阿克斯的過程。這部分因為敘述觀點及對象在文本的層次上迥異於整部史詩，引發不少學者加以著墨，試圖理解此英雄現「聲」提當年苦的寓意為何。大約是在三十年之前，對於該自述，多從「道德」或「心理」的角度去爬梳英雄「回歸人道」的過程，隱含著「再生」為人的指涉(Hopman 1)。爾後，因著當代理論的語言轉向(如「敘述學」、「語用學」等等的發展)，學者視奧德修斯的自述為一「言語行為」，即有特定對象(費阿克斯人)的發言，且因有求於之，之前將他定義為「人的楷模」的觀點不再適用，而修正為奧德修斯實是一位「典型的演說家」(Hopman 1-2)。此研究取徑的轉移，呼應稍早提及的奧德修斯亦具演說家身分的說法，同時也定位了本文的研究脈絡。以下分別簡介學者從這兩種觀點出發的說法。

第一種觀點主要是突顯文明與野蠻的對比。語言轉向前的取徑二分「文化」與「自然」，在此之下，奧德修斯的歷險代表的是人定勝天，「蠻荒之力」終不敵作為人類典範的英雄(Hopman 6)。比如，戴爾曼(William G. Thalmann)的研究認為英雄的自述基調為「文化」與「反文化」的對立(72)；奧德修斯試圖呈現的是「反文化」方受教化程度的光譜，刻劃了它們在食衣住行各方面被凝視之下的樣態，因而他的自述是極為「細緻的人種誌」，隱含著人生而為人該有的形象及行為準則(79)。戴爾曼說，當中可能的例外是費阿克斯人(79-80)，他們的待客之道有別於波呂菲莫斯代表的「純形體上毫無智性的蠻荒武力」(Schein 80)。

不過，若照著戴爾曼自己論述的「文化」—「反文化」的基調，費阿克斯人只是較接近文化的那一端，並非完全的例外。比如說，費阿克斯不是一般人有機會觸及的地方，瑙溪卡雅(Nausica)就曾對她的侍女說：「永生天神……把我們隔離在這海角……其他凡人沒跟我們混雜居住」(6.204-5)。而天神也對費阿克斯人

頗為眷顧，使得他們的國度彷彿天堂，生活愜意，不愁吃穿，但勞登(Bruce Louden)認為奧德修斯之所以能聽得關於他的故事演唱卻使得此天堂不夠真實，猶如死後方至的「極樂世界」(61)，因而無法將費阿克斯文明歸類在屬於人類的文化範疇。再者，費阿克斯人雖盛情款待奧德修斯，在他剛來此地時，雅典娜(Athena)曾提醒他「眼光不要跟別人接觸，也不要發問。這裡的人對外鄉人沒什麼好感」(7.32-3)，居民是否真心誠意招待英雄因而可疑；如進一步考量到尤如阿洛斯對他的挑釁：「你不是運動員的料」(8.164)，以及英雄的自述或有其必須說服費阿克斯人的意圖，可看出阿基諾俄斯所統治的國度其實對外來者有著多多少少的敵意，不會輕易給予協助。戴爾曼的基調在此前提下仍是成立，雖然他的說法可能是前後矛盾的。

第二種觀點則從演說家的角度來審視奧德修斯。例如，哲芭(Michelle Zerba)的研究就將英雄視為一位「說服大師」(319)：他的自述不純粹是說故事，而是運用了修辭的手法，表彰他自己的英雄氣概，試圖贏得費阿克斯人的好感而能護送他返鄉，同時贈與他作為賓客夠分量的禮物，營造英雄榮歸故鄉的形象(317)。因此奧德修斯的自述可說是古典修辭裡所謂的「審議」演說(320)，其效果顯然不錯，因為阿基諾俄斯王在卷十一曾短暫評論道，奧德修斯確實善於說書，「技巧比美唱詩人」(367)。另一方面，莫斯特(Glenn Most)的研究可說是將英雄的自述朝古典修辭裡所謂的「法庭」演說去解讀；原因在於，他認為奧德修斯所呈現的大大小的歷險旨在提醒費阿克斯人何謂正確的待客之道：君不見他所經歷過的主人展現了「兩種極端的對待客人的負面教材」，要不是「吃了客人」，就是無端「滯留客人」——前者有名的例子當然是波呂菲莫斯，他說能夠給英雄的「客人特權」是把他「留到最後吃」(9.69-70)；而後者則是卡綠普娑將英雄當作她的禁臠長達七年之久(25)。總之，若非上述提及費阿克斯人的反文化面向，奧德修斯不用如此煞費苦心用故事提點他們主人該有的作為。誠如謝格爾所說，圓目巨人跟費阿克斯人在對待客人的態度上倒是有著共同點，即充滿著「不可預測性」

(203)。¹⁰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從文化比較或是從演說說服的觀點去看待奧德修斯的海上歷險記在《奧德賽》中的敘述功能，他仍被視為是一位以頭腦取勝的英雄，因此可以說，研究者或許有將英雄「去身體化」的傾向，而落入史詩傳統將阿基里斯與奧德修斯二分為 *bie* 與 *metis* 的框架。*bie* 甚至成為 *metis* 的敵方，比如說薛伊就將波呂菲莫斯與奧德修斯的抗衡視為 *bie* 與 *metis* 彼此之間的對立(8)，學者薛恩(Seth L. Schein)也說英雄的「心智特質」完全不同於前述已提及圓目巨人「純形體上毫無智性的蠻荒武力」(Schein 80)。再者，與第一種觀點相關，針對奧德修斯強烈的求知慾的評論，更是將英雄抽離身體，形上化他的形象：特別是二次大戰後，學者為了批判啟蒙以來科技帶給人類的毀滅性進展，將荷馬的奧德修斯詮釋為人類不顧一切「求取知識及宰制自然的原型」，雖名為進步，實際上卻是忽視背後隱含的倫理學議題(Weiner 132-5)。¹¹在此解讀下，英雄是「傲慢」的(Weiner 117)，彷彿他的所作所為跟身體毫無關聯。然而，本文欲強調的是，*metis* 自始便無法抽離身體，有其動覺的面向，因而奧德修斯的敘述治療不僅是靜態，更有其身體展演的歷程。

Metis 作為「體智能」

史詩傳統裡奧德修斯所具備的 *metis* 並非一偶發事件，有其神話歷史的淵源。梅媞斯(Metis)是代表聰明機敏的女神，如果檢視相關的神話，可發現這位女神從一開始就與身體脫離不了干係。有兩個主要的版本，一說是由於宙斯與赫拉(Hera)

¹⁰ 比如說，奧德修斯曾於請求費阿克人給與賓客的待遇時，阿基諾俄斯卻「沉默以對，許久不發一語」(Segal 203)，可參見 *Od.* 7.145-66。

¹¹ 雖然奧德修斯的主要目的是返鄉，但他在海上歷險的過程中，為了滿足他的求知欲，卻不斷地做出可能阻斷他和夥伴回到伊塔卡的舉動，對此衛納(Jesse Weiner)舉了幾個例子，例如，他們在波呂菲莫斯的洞窟裡「吃飽喝足」且取得「糧食的補給」後，英雄不顧前車之鑑(如遭遇基寇涅斯人(Cicones)及食用忘鄉果的部落(Lotus-eaters))，仍想滯留以多瞭解圓目巨人的島上生活(127)，可參見 *Od.* 9.171-6。

兩夫妻間的競爭(赫拉靠自己生出了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一說是梅媞斯是宙斯的第一任妻子，無論如何，他唯恐梅媞斯生出的後代將取代他眾神之神的地位，於是用計將她吞嚥到肚子裡，結果宙斯受孕(或者梅媞斯早已有孕在身)，雅典娜便從他的頭上生出來。¹²至於聰明如梅媞斯為何能被吞下肚，有可能是因為宙斯說服了她將自己的形體變「小」或變成「液體」，再趁機將她嚥下(Hawhee 49)。

這兩個版本都充溢著身體的意象，包括了宙斯吞嚥梅媞斯，此二者的身體融合，梅媞斯的形體變化，以及從宙斯頭上生出雅典娜等等，而這些意象再再呼應了梅媞斯女神作為「變形者」的形象(Hawhee 49)。延伸至 *metis* 的概念，所謂的狡詐多變即隱含著形體演化的過程；根據荷熙(Debra Hawhee)的說法，此演化可能指的是「形體變化」，為「身體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比如說梅媞斯的融入宙斯；又或者，可能指的是「形體偽裝」，比如說梅媞斯自己的身體變形(50)。這些身體演化的潛能也在透過宙斯誕生的雅典娜身上看得到，而她正好是《奧德賽》中英雄奧德修斯的守護神，其間有著一脈相傳的意味。這在他回到家鄉後跟雅典娜的一段對話中清楚可見；此時他仍隱姓埋名，對著偽裝成牧羊男孩的女神撒謊說他是從克里特逃亡來的，女神笑了笑回復本尊對他說：

你這個鬼靈精，耍心機從來不知足，
即使在自己的土地照樣積習不改，
編故事騙人是你根深柢固的天性。
別再做戲啦！你和我性情相通，同樣
懂得運用計謀：凡人當中屬你最擅長
出主意和展口才，天神當中則是我
最擅於運用謀略和智慧。(13.293-99)

當中，除了奧德修斯與雅典娜之間的鬥智，傳承的意味也極為濃厚，反映出 *metis*

¹² 完整的神話版本請參見 Doherty 1-3。

特質在希臘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分量。

梅提斯所隱含的形體演化也指向狡詐多變的在地化性質。因其所應用的範圍是那些「瞬間的、轉變的、不安的、模糊的」狀況(Detienne and Vernant, qtd. in Hawhee 47)，僅在特定時空之下才能見證 *metis* 的實踐，所以它只能因地制宜，並非是形式邏輯所能規範或參透的一種智能(Hawhee 46-8)。此在地性在《奧德賽》中是很清楚的，奧德修斯面臨的險境可謂千百種，他唯一能做的是視情況急中生智，不重複，也無法複製成功的經驗，比如說英雄在卷八被尤如阿洛斯挑釁後，「來不及脫斗篷就衝進場地，抓起最大最厚而且密度最高的石餅……轉圈之後把它從結實的手臂甩出去」(8.186-9)，成績「距離遠遠超過所有的標記」(8.192-3)。他的「來不及脫斗篷」卻能在現場挑中最大塊的石餅且投擲出最佳的紀錄，可見 *metis* 只有在當下才能被見證，無跡可尋，而此種在地化使得該智能無法抽象化為邏輯推演，而只能是形體化的「體智能」(*metis*)。

與圓目巨人的鬥智/角力

奧德修斯的自述本身已經預示了與身體的連結。如維克思 (Darby Cameron Vickers)指出，與稍早之前誦詩人戴莫多寇斯的吟唱相比，英雄的說古並未受到謬思女神的感召，而是以他親身的經歷去述說他的海上歷險記(2)。這在奧德修斯決定「先報自己的名字」時最為顯著(9.16)，因為他接續如下：「我是拉業帖斯(Laertes)的兒子奧德修斯，謀略廣為人知，我的聲譽傳揚到天界。我住在陽光明媚的伊塔卡，那裡聳峙層層疊疊的山嶺，山坡上枝搖葉顫」(9.19-22)。從中可看出，雖然他的故事發生在過去，但是在時空的設定上，如果說戴莫多寇斯的述說故事是透過天神將英雄置於一個抽象的、形上、與現實疏離的場景，則奧德修斯是強調故事的即時性，即使所經歷的已成過去，但是他「心頭的憂慮」(9.12)及「身上的苦難」(9.14)仍是真實的，是他的身體現在此時此地正在承受的。

然而，如同英雄在更早之前透過與費阿克斯年輕人的運動競賽重拾自信及部

分的身分，在他的自述中，他也透過運動(廣義來說)向費阿克思人作了一番身體的展演與說服，走出自述一開始所提到的「憂慮」及「苦難」，並獲得許多禮物而能衣錦還鄉，同時也準備好對抗騷擾他家及珮涅洛珮(Penelope)的追求者。因此，奧德修斯的自述從身體出發，而在說古中透過動覺的呈現去形塑英雄的形象，是為動覺敘述治療。而有鑒於關於圓目巨人的部分在一般認知中極具代表性(Shay 42)，況且，如布朗(Calvin S. Brown)所說，《奧德賽》的敘述大多圍繞著波呂菲莫斯的詛咒發展(195)，可說是英雄的創傷主要來自此詛咒，因此本文將以英雄口中該巨人的故事為主例，說明奧德修斯的「動」如何協助拼湊出英雄更具體而完整的圖像，而賡續了之前的運動治療。

先說明的是，歷來對於波呂菲莫斯故事的解讀，是放在前述第一種觀點下去說明文明與野蠻的對比，而更精確來說，其為一則 *metis* 戰勝 *bie* 的敘述。霍普曼(Marianne Hopman)即觀察到，奧德修斯似乎有意從一個「類似全知」的觀點，用著「沾沾自喜」的口吻，將他的說古建構為 *metis* 完勝波呂菲莫斯的寓言(Hopman 6-7)。而英雄所使用的詭計諸如橄欖木棍、烈酒、假名等，皆為展現他 *metis* 的例子(Thalmann 84)。奧德修斯面對困境的思考過程，也容易將他定位在 *metis* 的範疇裡，比如說，在出發至波呂菲莫斯島上探險之前，英雄決定「隨身攜帶裝滿深色酒的山羊皮囊」(9.196)，因為「我勇猛的心，當下預感會遭遇全身披掛驍勇的人野性未馴」(9.213-15)；在波呂菲莫斯問他把船停哪時，他向費阿克思人說「他那麼說，想試探我。可我看多了，不會上當」(9.281-82)，而回說海神波賽冬捲起海浪將他們的船隻摧毀了；而在波呂菲莫斯吃了他的兩位伙伴，英雄本想用他的利劍刺殺巨人，但「另一個念頭使我及時縮手」(9.302)，因為他們無法移開擋在洞窟門口的「那一大片石壁門」(9.305)。這些都再再的說明了薛恩所說的奧德修斯具備的「心智能力」(78)。

然而，奧德修斯的 *metis* 實為體智能，因為他所面臨的是那些「瞬間的、轉變的、不安的、模糊的」狀況，他的 *metis* 只能在當下得到見證，只有形體化而

非抽象化的可能。他的假名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一般都知道奧德修斯趁著波呂菲莫斯酒醉之時告知他「我的名字叫不是人」(9.366)，而這個假名也在之後巨人求救於其族人時發揮了作用，因為當其他巨人得知沒有人真的在傷害波呂菲莫斯後即鳥獸散，使得他有苦說不清。因此荷熙說這是「語言上的偽裝」，一種「修辭伎倆」(51)。不過，荷馬/奧德修斯在敘述這段經歷時，在文字上是有伏筆的：當族人問巨人怎麼了，他們的說法是：「難道有人沒經過同意趕走你的羊？還是有人使用體力或詭計陷害你」(9.405-6)，而在巨人回說「不是人用詭計體力害我」(9.408)後，族人回應，既然「不會有人害到你……你不如向父親波賽冬(Poseidon)主公禱告」(9.410-12)。在這些句子裡，除了波呂菲莫斯用的主詞是英雄跟他說的 *outis*，他的族人用的主詞是 *outis* 的變化型 *me tis*，而 *me tis* 聽起來就像是 *metis*，所以他們無意間說了一個雙關語，使得巨人的挫敗是 *metis* 造成的(Schein 79-80; Thalmann 86; Slatkin 237; Shay 47; Hopman 6; Segal 209)。有趣的是，對費阿克斯人而言，*metis* 變成主詞，意味著它形體化，施加傷害於巨人，因此荷熙所說的「語言上的偽裝」，其實不再只關乎語言，更有其身體的層面，印證 *metis* 的當下及在地性。

此外，奧德修斯透過敘述向費阿克斯人展演的還有他的形體變化及偽裝。最直接的例子便是他和夥伴協力刺瞎波呂菲莫斯後，用計逃脫出他的山洞；他想出的辦法是，將巨人的公羊，「三隻綁成一組，中間那隻挾帶一個人」，而他自己則是挑選最健壯的一隻，「藏身在毛茸茸的羊腹下，兩手環抱羊背，緊貼羊身」，終而能逃過波呂菲莫斯的檢查，順利走出洞口(9.429-61)。這裡可說是，雖然是頭腦想出的辦法，在意象上卻是奧德修斯形變偽裝成羊，即透過與羊的融合，身體產生了變化，體現了 *metis* 的物質性。當中，有趣的是，在奧德修斯的描述中提到，那隻公羊「身上的毛已經夠重」，「還得負載我緊密的心思」(9.444-5)，他在此處更是將 *metis* 形容成是有重量的東西，具象化費阿克斯人對他的身體想像。

而如果照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說，科技是人類身體的延伸，以此

強化人的「力量」與「速度」(127)，則奧德修斯所使用的任何工具，都可以視為英雄延伸出的身體，而使得他的身體展演在費阿克斯人面前更顯得豐富、多變。¹³上述的奧德修斯「環抱羊背，緊貼羊身」即是英雄延伸為羊，另外如用來刺瞎波呂菲莫斯的削尖的橄欖木棍及灌醉它的烈酒，都可視為英雄身體延伸而有的形變及偽裝。相比之下，圓目巨人族的「無」科技狀態，使得它們身形雖然巨大，卻在各方面在奧德修斯的自述中身體是受到侷限的，無法延伸，因此在英雄面前，反而變得嬌小脆弱。¹⁴比如說，它們缺乏農作知識，也沒有蓋屋的技術，一切因著大自然的給予而生活；在它們的島上，不必動手「照樣生長所有的作物」，住的話就「以中空的洞窟為家」(9.108-13)。圓目巨人族的身體因而無法延伸而得到強化，在與英雄的鬥智、或者說是角力中佔了下風。

在所有奧德修斯的身體藉以延伸的科技中，最需注意的便是「船」了。圓目巨人族並沒有船，也因此對於航行或船隻的製造一無所知，而從兩個例子可看出它們因無法延伸及形變而在英雄強化的過程中屢屢遭受挫敗。首先是奧德修斯一行人在抵達圓目巨人族的島嶼前，曾拜訪在不遠處的另一座島；這座島「地利不差」，「海灣也超級優良」，甚者，「沒有人類的足跡」，是非常適合殖民者的優美勝地(9.116-39)。然而，就在近處的圓目巨人卻無法前來建設，因為英雄說它們「不像我們有朱艚船……所以沒辦法前往不同的聚落和各地的居民互通有無……沒辦法利用船隻渡海召集各行各業的人手把那個島嶼建設成良好的殖民地」(9.125-30)。這些在他們登陸圓目巨人族的島嶼前的描述，用意即在於向費阿克斯人先灌輸一項訊息：圓目巨人的身體是受限的，無法延伸的，而奧德修斯

¹³ 麥克魯漢是加拿大的傳播理論學者，他認為——廣義而言——科技，以及各式各樣的媒體(或媒介)，皆是人體的延伸，比如說衣物可視為皮膚的延伸，或房屋可視為人體調控溫度機制的延伸，因為凡此種種皆重塑了人的形象及人際之間的界線與關係(173)。

¹⁴ 紐頓(Rick M. Newton)的研究也點出了奧德修斯與波呂菲莫斯鬥志/角力過程中形體的相關變化，但他是從波呂菲莫斯作為集會中的演說家形象切入：他解釋道，巨人說出「不是人用詭計體力害我」(9.408)、族人因而一哄而散後，沒人聽這位演說家說話，它有苦說不清，奧德修斯因此讓在集會中本該有說話分量的巨人身形看起來是「很可笑的嬌小」(9)，英雄自己反而變為「參天古樹」般的巨人(12)。

因為有辦法「利用船隻」延伸身體，所以在身形上已增高或變壯，不僅可以到達它們的島嶼，甚至後來可以脫逃，而超越它們看似巨大的身軀。第二個例子則是圓目巨人因為沒有船，當然沒有所謂的造船技術，所以當奧德修斯看到洞窟裡的「橄欖樹枝」時，除了將它削尖，他聯想到的是「適合給配備二十個划槳座載貨遠航的寬黑穀船作桅杆」(9.320-24)，而在之後刺瞎波呂菲莫斯的過程中，他「施壓轉動」橄欖木尖端，「就像造船工匠使用鑽子在木料鑽洞」(9.383-35)。此處的聯想或明喻都再再指向圓目巨人無法透過船隻延伸身體展現其原本的巨大，反而在英雄的延伸中逐漸變小、弱化，嘗盡苦頭。¹⁵

因此，當波呂菲莫斯得知英雄原來就是預言中會弄瞎他眼睛的奧德修斯時，所說的話在英雄的轉述下，更突顯了兩者之間身形大小的「矛盾修辭」。巨人哀道，他原本

天天守候高大健美的一個人，

來到這裡，他一定天生孔武有力。

結果來的是這樣瘦弱又低賤的小人，

用酒把我灌醉，然後刺瞎我的眼睛。(9.513-6)

此處提到，矮小的奧德修斯居然擊敗了身材魁武的圓目巨人，英雄因此將他自己的身形形象透過延伸抽高變大了，巨人反而變成他自己口中「瘦弱又低賤的小人」，對比雖然矛盾，不過也讓費阿克斯人見識到了奧德修斯的身體形變及偽裝，是為其 *metis* 形體化的展演。¹⁶

結論

附帶一提的是，奧德修斯的動與不動(作為一種身體變化)都體現了他的 *metis*，在動的方面，前述的與波呂菲莫斯之間的鬥智或角力應為最佳的例子。在不動的方面，英雄跟席壬姊妹(Sirens)的鬥智，也是某種角力。他特別交代了手下在行

¹⁵ 請參見註腳 13、14。

¹⁶ 請參見註腳 13、14。

經她們前，

把我連手帶腳直挺挺綁在快船上，

用繩子捆在桅杆，繩端打死結；

如果我請求甚至命令你們把我鬆綁，

你們必須把我捆得更牢靠綁得更緊。(12.161-4)

這裡雖然表現出的是英雄的好奇心，但他透過與船的「融合」，而延伸了他的身體，而此融合正是他對抗席壬姊妹的方法，因此，他的 *metis* 不純是智性上的，更是表現在身體變化上的，又再次透過身體去體現他的自述，演給費阿克斯人觀賞。

經由上述的分析，可得知奧德修斯在運動治療中的身體展演，事實上延續至英雄的自述過程，因而其敘述治療有著「動覺」的面向，透過身體的偽裝、融合及延伸等等。因而該自述在說服費阿克斯人的過程中，不僅僅是話術的問題，更是以身體作為一種修辭策略，以之重拾英雄的各種身分，包括運動員、演說家，以及以「體智能」為特色的英雄等，終而能恢復其英雄本色，達成創傷的治癒，因此瑞思的二分運動治療與敘述治療是值得商榷的。

引用書目

- 荷馬(Homer)：《荷馬史詩：奧德賽》，呂健忠譯，臺北：書林，2018年。
- 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樂為良譯，雅言文化，2011年。
- 蔡仁傑：〈英雄有淚不輕彈?：試論奧德修斯的創傷與治療〉，清華大學，人社院 B304 教室，2018年12月21日，主題演講。
- 蔡仁傑：“Sport and Symbolism: On Odysseus’ Self-fashioning via His Athletic Identity”，第二十六屆英美文學國際研討會，臺東大學，靜心書院 A103，2018年10月27日，論文發表。
- Brown, Calvin S. “Odysseus and Polyphemus: The Name and the Cur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18, no. 3, 1966, pp. 193-202,
<https://www.jstor.org/stable/1770048>. Accessed 29 Jan. 2019.
- Doherty, Lillian Eileen. *Siren Songs: Gender, Audiences, and Narrators in the Odyssey*. U of Michigan P, 1995.
- Hawhee, Debra. *Bodily Arts: Rhetoric and Athletics in Ancient Greece*. U of Texas P, 2004.
- Hopman, Marianne. “Narrative and Rhetoric in Odysseus’ Tales to the Phaeacian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33, no. 1, 2012, pp. 1-30.
www.jstor.org/stable/41416317. Accessed 29 Jan. 2019.
- Louden, Bruce. *The Odyssey: Structure, Narration, and Meaning*. Johns Hopkins UP, 1999.

- McLuhan, Marshall.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Edited by W. Terrence Gordon, Gingko, 2003.
- Most, Glenn W.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Odysseus' Apologoi."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119, 1989, pp.15-30, <https://www.jstor.org/stable/284257>. Accessed 29 Jan. 2019.
- Newton, Rick M. "Assembly and Hospitality in the *Cyclôpeia*." *College Literature*, vol. 35, no. 4, 2008, pp. 1-44, <https://www.jstor.org/stable/25114372>. Accessed 29 Jan. 2019.
- Race, William H. "Phaeacian Therapy in Homer's *Odyssey*." *Combat Trauma and the Ancient Greeks*, edited by Peter Meineck and David Konsta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47-66, https://doi.org/10.1057/9781137398864_3. Accessed 25 Jun. 2018.
- Schein, Seth L. "Odysseus and Polyphemus in the *Odyssey*."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vol. 11, no. 2, 1970, <https://grbs.library.duke.edu/article/view/10221/4375>. Accessed 29 Jan. 2019.
- Segal, Charles. *Singers, Heroes, and Gods in the Odyssey*. Cornell UP, 1994.
- Shay, Jonathan. *Odysseus in America*. New York: Scribner, 2002.
- Slatkin, Laura M. "Composition by Theme and the *Mētis* of the *Odyssey*." *Reading the Odyssey: Selected Interpretive Essays*, edited by Seth L. Schein, Princeton UP, 1996, pp. 223-37.
- Stewart, Douglas J. *The Disguised Guest: Rank, Role, and Identity in the Odyssey*. Bucknell UP, 1976.
- Thalmann, William G. *The Odyssey: An Epic of Return*. New York: Twayne, 1992.
- Vickers, Darby Cameron. *Inventing Meta-Epic: Self-Consciousness in Odyssey 8-12*. 2015. UC Irvine, Master's Thesis. *UC Irvine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 Weiner, Jesse. "Mapping Hubris: Vonnegut's *Cat's Cradle* and Odysseus' Apologo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vol. 22, no. 1, 2015, pp. 116-37,
<https://doi.org/10.1007/s12138-014-0358-7>. Accessed 29 Jan. 2015.

Zerba, Michelle. "Odyssean Charisma and the Uses of Persuas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30, no. 3, 2009, pp. 313-39,
<http://www.jstor.org/stable/20616192>. Accessed 5 Jul. 2018.

此文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老師的寶貴建議。

蔡仁傑，銘傳大學應英系副教授

電郵：d93122004@ntu.edu.tw